

名人与滁州

自探典籍忘名利

——晚清大家薛时雨的政风家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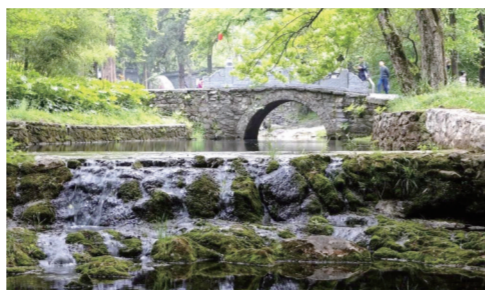
□作者:姜培忠

血地指出“钓名之人,无贤士焉。”楹联中“俭己俭,俭人非俭”更是突出了为官清廉,不能仅要求他人俭朴而自己本身不加以约束,相对于他律更为重要的是突出严格自律。

薛时雨为政,可谓好官的典范。咸丰三年(1853)考中进士,咸丰四年授浙江嘉兴知县,最高时曾任杭州知府兼署浙江粮道,代行布政按察两司事,“一身综四印”。他始终是一个可称得上廉吏和能吏。其两度失官皆是由于同情百姓、心悯苍生,第一次是在任嘉兴知县期间,恰遇大旱而歉收,薛时雨写信给知府要求停征赋税,知府不允,薛时雨拒绝执行催缴之令,遂被罢官。第二次是同治四年秋,薛时雨因拒绝科场舞弊而受同僚诋毁,被急调江西改任乡试提调官,其托病辞官不赴,结束了他的宦途生涯。薛时雨日后在自己的书斋上题联曰“两浙东西,十年薄宦;大江南北,一个闲人”,以戏谑的口吻感慨了自己的官场生涯,但也能从中体会到他廉洁从政,宁可赋闲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之心意。

罢官离职之后,薛时雨对官场的黑暗暗愤心生厌恶,在其楹联之中也能窥见一斑。如其在为全椒民俗草台唱戏题联中写道,“比户乐弦歌,何必慕广寒霓羽;名场争得失,也只如孟孟衣冠”,更是将名场比作演戏,一时风光终究一场空,可谓看透人生清风,只不过是虚幻一场。

杭州府的大堂上还有另一副楹联,“形胜古临安,领是郡者,宣上德,舒下情,方寸中著半点尘埃,争对得十里湖光,四围山色;劫余新缔造,登斯堂也,缓催科,勤抚字,凋敝后尽几分子力,期永保六桥遗泽,三竺慈云”。此联作为薛时雨对清廉为官的见解。寻常要求官员清廉,往往仅停留在不要贪图财富,即楹联中所谓的“贪利贪”。而楹联也同样道出“贪名亦贪”,这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“形象工程”“面子工程”坑害百姓之举。管子在《管子·法法》也一针见



▲薛老桥下琅琊溪。张平/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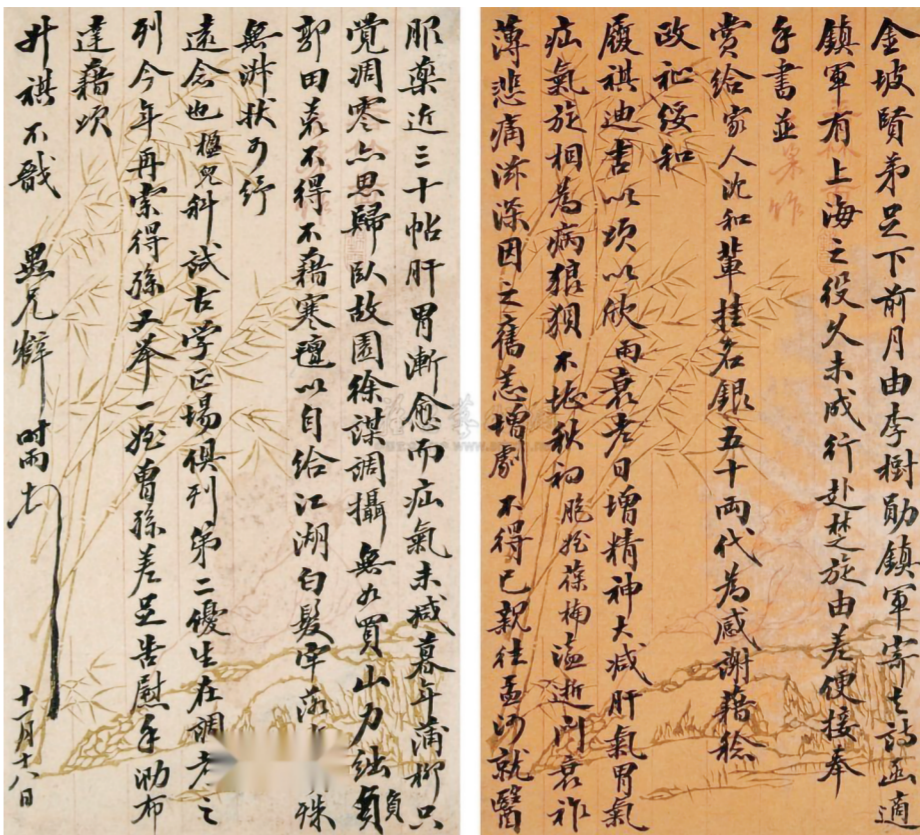
光山色。下联是针对兵劫后的杭州,提出了当官之要务,就是“缓催科,勤抚字”,只有尽心尽力才能使得这里永保苏东坡的遗泽。六桥者,即苏堤上的映波、锁澜、望山、压堤、东浦、跨虹六桥,在这里指苏东坡治理杭州之功德。三竺,指杭州天竺山,有上天竺、中天竺、下天竺三座寺院,合称“三竺”。薛时雨不仅仅是在对联中这样写,他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了这些,在杭州府任上,面对兵燹余烬,薛时雨兴复书院,赈济贫民,做了很多对恢复民生有力的措施,而整个杭州也在经过了太平天国之役后逐步恢复了生机。

在严于律己的同时,薛时雨更是注重传承良好家风。其书斋藤香馆门联“自探典籍忘名利,未有涓埃答圣朝”,分别取自李商隐的《和刘评事永乐闲居见寄》以及杜甫的《野望》,饱含躬读诗书,不求名利,为公为民,以效国家之意。同时他为嗣子薛葆楹的书斋题联“求益必先戒损,养心然后读书”,也蕴藏着对薛葆楹保持谦虚,戒骄戒躁,铭记“满招损,谦受益”之理,不断加强心境修养,读好圣贤诗书的殷切期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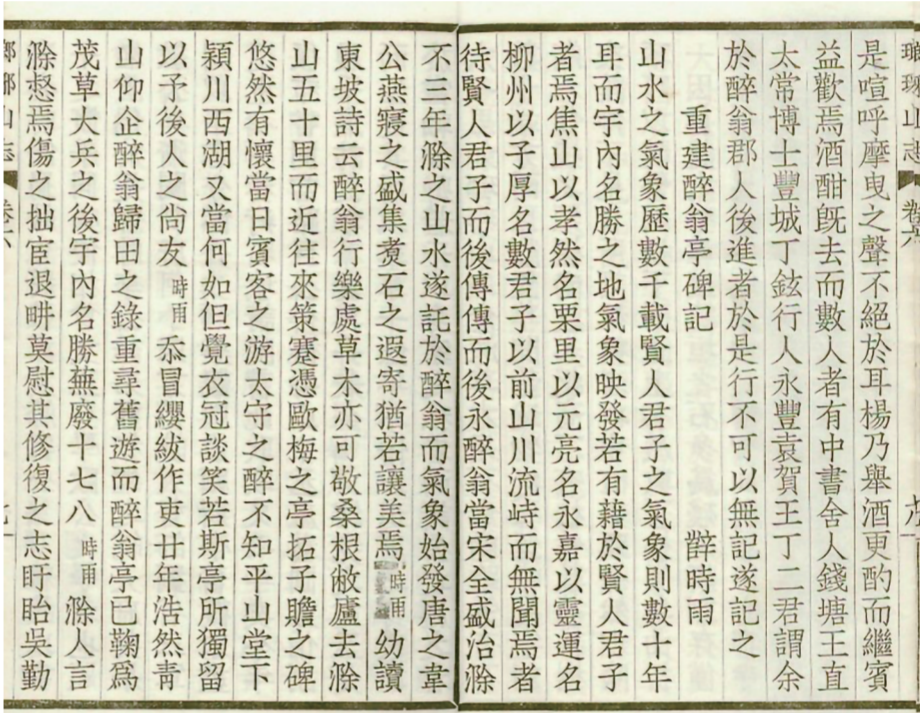
而在全椒薛氏祠堂中,薛时雨撰联“吾先人由西蜀来兹,启十七世门楣,只耕读相传,不敢远引皇祖舜仲;予小子自古杭罢郡,承五百年堂构,愿本支勿替,常思勉为善士居州”。此联记载全椒薛氏一支自薛文用于明洪武年间率族至全椒县,前后已历经十七世,均以读书为本。十二世薛廷相则更以“读书尚志,不乐功名”为称。此联既是告诫薛氏子孙要依靠自身努力读书光耀门楣,更表达了自身效仿先祖淡泊功名,著书立作之意。全椒薛氏一族,正是在这样的家风之下,先后出了3位进士(包括1名解元)、3位举人、35位秀才。其中,第16世薛喧黍、薛春黍与薛时雨三兄弟分别考中举人、解元、进士,第17世薛葆楹、薛葆楹也分别考中举人与进士。现如今,薛氏后人中也有多人在高校任职教授等,这样的书香门第、躬耕读书的家风凸显了中国传统家庭的美德。

论及薛时雨,他的一生璀璨绚丽,又有厚重的家国情怀,在他的楹联中,也能感受几分。“翁昔醉吟时,想溪山人画,离鸟亲人,一官迁谪何妨,把酒临风,只范希文素心可证;我来凭吊处,忆琴操无声,梅魂不返,十亩蒿莱重辟,打碑剔藓,幸苏长公墨迹犹存”,如今滁州醉翁亭前,过往游客都能看到这样一副楹联,而这背后也有着一段历史佳话。

乡愁是一个文人最朴素的情感,也是良好



▲薛时雨书法作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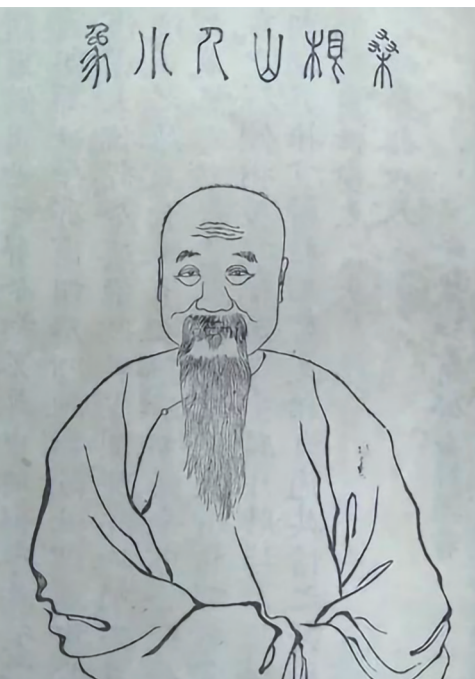
▲薛时雨重建醉翁亭记(民国十七年琅琊山志)

的道德情操,薛时雨做到了这一点。在他的诗文、楹联中,寄寓着其对故土家园的眷恋。除了全椒桑根山、陈家浅,最令他挂怀的就是滁州的醉翁亭,欧阳修当年的风范在幼小的薛时雨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“桑根蔽庐,去滁山五十里而近,往来策蹇,凭欧梅之亭,拓子瞻之碑,悠然有怀当日宾客之游,太守之醉,不知平山堂下,颍州西湖,又当如何?但觉衣冠谈笑,若思享所独留,以予后人之后友。”然而同治初年,在太平天国的战火洗礼下,“醉翁亭已鞠为茂草”,令薛时雨痛心不已。薛时雨辞官之后,就立志要重修醉翁亭,并多方联系各地皖人的资助。同治十一年(1872),开始了重建醉翁亭的工作,但是由于资金不足,只得中途停顿下来,薛时雨再度筹资,薛时雨甚至到南京玄武湖畔摆摊售书以筹资,最后终于在光绪七年(1881)完成了重建工作,恢复了醉翁亭的原明代格局,保留至今。

光绪三年(1877),已然六十高寿的薛时雨

题联自谦,“事功学问两无成,也成逐队戎行,滥守官守,扬鞭艺苑,厕席名山,行谊寸心指,任世途标榜倾排,不事门户;富贵神仙能有几,差幸天间云净,人海尘清,鸥鹭身闲,江湖梦稳,年华中寿届,历多少平波往复,自葆桑榆。”而十年薄宦,留“薛嘉兴”之美名;二十年师途,宁杭兴建“薛庐”。捐资重建襄水书院、开通滁河入江道等造福乡梓之伟业,嘉兴烟雨楼、滁州醉翁亭像像祀之,诗词楹联流芳千古,又何谈“事功学问两无成”呢?

光绪十一年(1885),薛时雨离世,他的学生谭献为其撰墓志铭并作挽联:“循吏儒林同列传,许我从游函丈,湖帆论久,由来无虑事师,有如昨日;离群索居又三年,方期再坐春风,薛庐请益,岂料临江不渡,此恨千秋。”“循吏”之谓,是对薛时雨的评价。从这副挽联纵观其一生,薛时雨既为诗词名家,又是为官清正、奉公守法、政风可仰,一心为民的清官能吏,应该成为当下学习的楷模。



▲薛时雨画像

清中晚期,涌现出一批楹联大家,如“曾门四弟子”之一的吴汝纶、令德书院(山西大学前身)创始人之一的吕凤岐、吏部主事贺欣等。而在他们中,薛时雨更是独树一帜。其联辞典雅、文采斐然,洋溢着浓郁的忧国爱民情愫,也蕴藏着为官做人道理。

薛时雨,字慰农,一字澍生,晚号桑根老农,安徽全椒人。咸丰三年(1853)进士。官杭州知府,兼督粮道,代行布政、按察两司事,著有《藤香馆诗钞》《藤香馆诗续钞》《藤香馆词》《藤香馆小品》《白门新柳记》等。其中《藤香馆小品》《藤香馆小品续》共存联435副,涉及题署、赠人、挽联、贺联、嵌名题赠,范围之广令人惊叹。清楹联名家陈方镛在其所辑《楹联新话》中曾言:“至慰农先生,蕴藉风流,专以神韵取胜……其饷我后学,真如大羹醇醪,醴醴有味。”

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。在杭州府的大堂上,有一副楹联直冲眼帘,“为政戒贪,贪利贪,贪名亦贪,勿聆声华忘政事,养廉惟俭,俭己俭,俭人非俭,还从宽大葆廉隅”。短短36个字,却道出了薛时雨对清廉为官的见解。寻常要求官员清廉,往往仅停留在不要贪图财富,即楹联中所谓的“贪利贪”。而楹联也同样道出“贪名亦贪”,这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“形象工程”“面子工程”坑害百姓之举。管子在《管子·法法》也一针见



▲醉翁亭

东,在藕塘开辟了革命根据地,谭震林、罗炳辉等将军在此开展抗日活动,牵制了大量敌军,后来这里还是解放战争的战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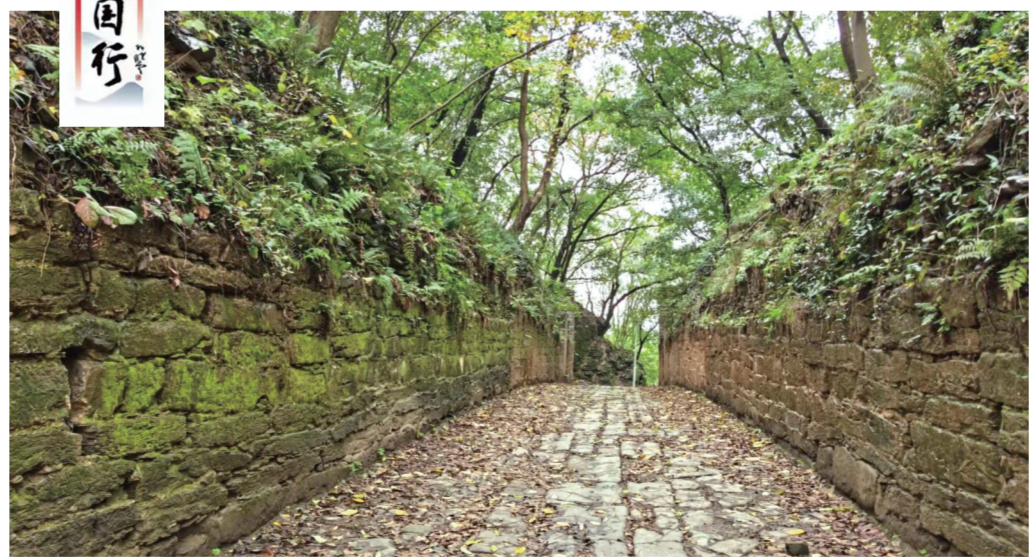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开车跟着导航来到了目的地——清流关。关下是一个村庄,叫关山口,房屋稀少,空空荡荡,和我们那里小黄山里面的村庄相似极了,红砖青瓦或者简易的二层楼房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江淮民居的样子,我们想找古街道,没有找到,却找到了清流关的关隘口。八字形状,一边一个石碑,字迹斑驳了,石碑有一米多高,依稀可见镌刻于清咸丰年间。那时候,正好太平天国运动在江南一带兴起,这里自然是清军和太平军的战场之一。也许,石碑就是这时候镌刻的。我猜想,原来这里的古碑也许镌刻于宋明,后来因为军事冲突给破坏了。眼前的是清朝晚期镌刻的。我上网搜,没有搜到有关文字。

眼前让我们震撼的除了古碑,就是古驿道了,石板或者石砖路,两道车辙很深,有历史感,像是过去马车的车辙,间距一米左右,深约七八厘米,宽约四五厘米,石板泛着亮光,光滑滑的,两边是石头垒砌的墙,高约二三米,古驿道长度只有五六米,属于两山之间的山脊,一看就是关隘,除了这里,其他都是石头和树木,天然的野生树林,枝蔓和杂树,行人不好进去,似乎是一片原始森林。在八字口的广场上,矗立着一块石碑,“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滁州清流关,时间是1989年6月,安徽省人民政府立。”其他文字,没有找到。

我在琅琊山景区买的一本叫《滁州史话》的小书里,找到如下文字:“滁州清流关,位于滁州城西12.5公里处,兴建于南唐。为了军事和政治文件传达而开凿,距今一千多年历史了。这

寻踪清流关

□作者:祝俊生



▲清流关

里是古战场,春秋、楚汉、五代十国和元末明初期间发生多次战役。这里地形险要,山高谷深,树木繁茂,有江淮屏障和金陵锁钥之称。”

我们结伴顺着小道往山巅爬越,登了二十多分钟,来到一处旷野,往南可见滁州市区和远处的如白练一般的浩瀚江河,往北看,到处是山峦,逶迤如龙,我们知道,往西或南就是定远和全椒了,再往西北就是凤阳、蚌埠了。这里是典型的吴头楚尾之战略要地。在多样的年代,狼烟悄起,是这里的常态。这里往北就是中原,越过关隘,江南豁然脚下,虎视眈眈。

史料典籍记载:历史上,清流关多次成为军事要地。春秋战国时期,吴楚相争,清流关已是兵要隘。三国时期,魏吴也曾在此兵戎相见。楚汉相争时,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,经过清流关,自刎于乌江。汉高祖刘邦挥兵南下,过清流关至大丰山,留有“汉高祖饮马池”的古迹。南北朝时期,侯景起兵寿阳,南袭豫州,兵经清流山口,攻陷历阳(今和县),渡江取采石,破建业,史称“侯景之乱”。太平天国运

动,这里长期盘踞着太平军。“过阪当牵驴,过关当下车。下车当用扶,牵驴当用馱。同云蔽曾冈,积雪平丘墟。”这是唐代诗人王之涣写的诗歌《清流关》里面的句子,形象而生动再现历史的场景,我们对此也有同感。听说,“清流瑞雪”也是古滁州十二景之一。

下山回到原处,我们在古驿道上走了一个来回,遇到附近的老乡,他们是附近的村民,问此处来历,他们摇头,一个老农说,“这里过去有个土匪窝,听我们祖辈们说,朱元璋的部队和长毛子在此打过仗。”长毛子,就是太平军。我们想找找一个社区人员或者老师,没有找到,这里的村庄不大,居民极少,留守着少数老年人。

我们开车来到一个叫太阳岗的较大村庄,转了转,没有看到战争的印迹,也没有什么人。驱车回到滁州市区南湖边,找到一家快捷酒店,晚上在滁州吃了大排档,问了几个滁州市民,他们也没讲清流关的来龙去脉,但是对于皇甫山,他们都知道,那是为了纪念南唐大将军皇甫暉的,他屯兵在滁州一带,后来被赵匡胤所杀,南唐灭亡。皇甫山境内多低山和丘陵,其中,北将军岭是滁州市的最高峰。

看来,赵匡胤真也在这里打过仗,《滁州志》里有记载,欧阳修文章《丰乐亭记》也写到了。掐指算来,吴王夫差、刘邦、项羽、赵匡胤、朱元璋、太平军,历史上至少有五六朝代的军队在这里激战过,这里是皖东著名的古战场,古关隘和古驿道,是无疑的。崔嵬清流关,是滁州第一关隘口。

一

在滁州游玩,感觉很亲切,因为它就在合肥的东北,是我们的邻居,都说江淮官话。滁州的母亲河滁河从我们巢北流过,它是巢湖全椒的界河,我外婆就是全椒人。

滁州,皖东名邑,文旅地方多,有“八个一”之说。听说过清流关,中国名关之一,位于皇甫山中段,离滁州市区不远。这次去醉翁亭,下山才下午三点多,天长,时间来得及,我们导航“清流关”,不远呢,就在琅琊山往西十公里处,有省道和县道。听滁州当地游客说,那里还是省级文保单位,曾兵燹毁环严重,现正在积极打造中,我们决定:开车去看看,晚上回滁州歇息。

将琅琊山列入皇甫山也不为过,因为琅琊山森林公园,就毗邻着皇甫山,算是皇甫山中段靠东的几个山峦组成的:大丰山、小丰山、琅琊山。琅琊山因为琅琊寺、醉翁亭、丰乐亭而出名。北宋大文豪欧阳修知滁,写了一篇散文《醉翁亭记》,成为千古绝唱,名人名文名字(指苏轼写的书法《醉翁亭记》),成就了皖东古城滁州。我们在车里谈论着,西行右拐,不知不觉就到了清流关村,我们知道,清流关到了,就在西边的山脊上。

二

比我想象得好,想象这里该是大山深处,其实不是,这里算是皇甫山和琅琊山森林公园的一个过渡地带,丘陵地貌。我们往西看,海拔逐渐提高,属于山丘,不远处一片森林和岩石深处黑咕隆咚的,该是著名的清流关了,位于两个山峰之间,属于峴山口,再往西就是藕塘和施集了,那里是革命老区,著名的古战场。抗日战争期间,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皖